

風流人物，非關風月

名人學者軼聞錄(二)

● 沈津 (筆名宏煒)

朱啟鈞喜收藏文物

朱啟鈞，貴州紫江人，譜名啟綸，字老辣，又字桂辛，晚年別署蠖公。清末曾任京師內外城巡警廳廳丞、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、東三省蒙務局督辦、津浦鐵路局北段督辦。北洋政府時代，他任交通總長、內務總長、代理國務總理。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時任北方總代表。

朱氏三歲喪父，在外祖父家長大，二十歲起隨姨父瞿鴻禨入四川，開始宦途生涯。瞿當時任四川學政，朱在瞿幕中代為閱卷，後瞿為軍機大臣時，他又是瞿的左右手。民國以後，他經營實業，年年用大量資金投入各種企業，計有二十六家。

他愛好文物，他的大量支出是用在收藏文物上。別人收藏文物常常只限一兩個品種，他則收藏銅器、瓷器、漆器、木器、竹器、銀器、錦綉、書畫碑帖、古墨、端硯、石章、舊紙以及貴重藥材、名貴陳酒，無所不包，內容很不一。尤其是收藏繡絲綉品，

全國數得上第一。大約一九二四年前後，日本企業家大倉喜八郎看到了朱啟鈞所收的繡絲織品，表示願出一百萬銀洋收買，被朱氏婉言謝絕。後來朱啟鈞反而以低得多的價格，僅二十萬元賣給了張學良，目的是求保存于奉天博物館。日本投降以後，朱怕日本人弄走這批文物，特通過宋美齡下令保護，現在完整無恙地保存在遼寧省博物館。他研究繡絲，自費輯印了《絲綉筆記》、《絲綉書畫錄》等書。

他收藏的文物，還有他任清朝官員時的珊瑚頂子，藍晶頂子，任北洋政府官員時獲得的中外勳章，袁世凱、徐世昌任總統時贈給他的禮物，出使外國時收受的紀念品。據朱家的後輩說，他們在兒童時代玩遊戲假扮官員，身上掛的綬帶、佩戴的勳章都是使用這些文物，不用仿製的。

朱啟鈞還在北京組織中國營造學社，從事古建築研究。這是我國第一個研究古建築遺產的團體，培養了不少人材。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、劉敦楨等都是中國營造學社的

成員。現在健在的建築學家陳從周是劉敦楨的學生，他自稱是「朱氏門生」，每到北京，必到朱氏遺像前行禮。

朱啟鈞又是北戴河旅遊基地的開發者，這點很多人都不清楚。一八九八年，清政府正式辟北戴河為避暑區，當時很多外國人士利用宗教勢力結成團伙吞併當地人民的土地，修建房屋，在海濱擴展勢力。朱察覺此問題後，就組織在海濱避暑的中國上層人士在西山成立地方自治公益會，他自任會長，並聚義募捐，建橋築路，設立醫院，興辦教育，修建公園，引進樹種，興建苗圃，整修名勝古蹟。著名的觀音寺中座臥雜用及供奉之具都是朱氏捐置。他每年都把巨款用在開發北戴河遊覽區上。

他晚年的精神很好，九十歲以後仍每天堅持看書、讀報、寫文章，由於他對經書很熟，所以雖是高齡，還能背誦《儀禮》。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，朱啟鈞去世，享年九十三歲。他所收藏的部分珍貴文物，幾乎完全燬於文化大革命中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廠甸巡閱使錢玄同

錢玄同是著名語言文字學家，名夏，後更名玄同，字德潛，浙江吳興人。他出生時，其父親六十二歲，所以晚年得子，不僅寵愛，而且督教甚嚴。四歲時，他父親親自教他讀《爾雅》，並把《爾雅》中的字，寫成一條條的，貼在書架上，讓他站著背誦。有時他站立過久，兩腿僵直，不能走路，不得不由僕人抱回上房去。

他六歲從塾師讀《詩經》，八歲始識《說文解字》部首，十五歲前，《十三經》讀了十一經半。他受的是正統的封建教育，因十六歲時丁母憂而未參加科舉考試。十七歲那年冬天，一位家鄉的朋友送他一部章太炎的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、一部鄒容的《革命軍》，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震動。他對章、鄒的革命言論非常信服，繼而又讀到了《浙江潮》、《警世鐘》、《滄書》等書和雜誌，他認定「滿清政府是我們唯一的仇敵，排滿是我們唯一的天職，非得革命不可！」爲了表示「義不帝清」，誓與清廷決裂之志，他毅然決然地剪去了辮子。

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，得見章太炎，他對章氏的思想學問極爲崇拜，認爲章太炎是做人的模範，遂對章氏執弟子禮。他曾用小篆體爲章氏抄寫《小學答問》，深得章的好評。一九〇七年，他加入了同盟會，和章太炎一起辦《教育今語雜誌》，宗旨

是向大衆灌輸文字學和歷史學方面的國學常識，也帶有提倡民族革命的含意，所刊文章篇篇都是白話文，筆名用的是「渾然」。

錢玄同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取名「疑古」了，那時是作爲筆名投稿於報端，而「疑古玄同」的連用，則始於一九二五年，這是他雙名合用。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大將，反對封建禮教、反對文言、痛斥八股，並對明清以來有影響的桐城派甚爲痛恨，斥爲「桐城謬種」。那時的錢玄同有偏激的情態，即認爲好的就絕對的好，壞的就絕對的壞。如中國古典小說，他就認爲「沒有一部好的，沒有一部應該讀的。」對中國戲劇，他又說：「中國的舊戲，請問在文學上的價值，能值幾個銅子？」他主張消滅方塊漢字，理由是，漢文「過去之歷史，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爲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的記號。此種文字，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的新時代。」一九二五年九月，他在一次北京國語運動大會上做了五分鐘的演說，題目是「打倒古文！打倒漢字！打倒國粹！」這是針對當時學士大夫們要在小學裡搞讀《孝經》、四書五經等復古活動而發的。其中有些警句如：「明明是鮮靈活跳的活人，可是，不許用現在的語言做成活潑自由的文學」、「逼住活人假扮死屍，您瞧！這夠多麼可憐！夠多麼倒毒！」

錢玄同從來不給自己做生日，每到生日那天，就照張像留念。四十歲那年，那些往

來至密的朋友要爲他做生日，也被拒絕了。和他同齡人相比，他的腳力很差，他一生都不能走遠路、運動，打球更是辦不到的，工作之餘，就是找朋友聊天，或看書報。每當身體不適時，他就去澡堂洗盆浴以消除疲勞，這是他從日本留學回來養成的習慣。他做西裝非用清河呢廠的粗人字呢，裁縫說，這個料子價錢不比洋貨便宜，他說：「我不在乎，我是中國人，就要穿本國工廠織的呢絨。」他喜歡北京的氣候，也喜歡北京的舊書店、舊書攤，他愛逛廠甸，因而有人戲稱他爲「廠甸巡閱使」。他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沒有去過比天津更遠的地方。

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晚，由于腦溢血，他停止了呼吸，那年，他剛過五十二周歲。錢和蔡元培關係極深，逝世後，蔡有挽詩悼之，云：「理想高談不諱狂，久于大學耀鋒芒。古音善演余抗緒，疑事重增東壁光。開示青年新道路，揄揚白話大文章。可曾手定遺書目，堪與二劉旗鼓當。」（錢曾爲劉申叔、劉半農結集遺書）。

治學嚴謹的馬敘倫

學識淵博，治學態度嚴謹，且在語言文字學及老莊哲學的研究上有很深造詣的馬敘倫，是一位學術界公認的重要學者。馬敘倫，字彝初，號石屋，浙江杭州人。

馬敘倫愛好詩詞，二十歲前即學填詞，一生寫了不少詩，他自己說：「我做詩是沒

有師承的，也不向古代詩人墳墓裡覓他們的詩骨，不過在自己的園子裡拉拉唱唱，不過寫我自己要寫的。」大致在「九一八」以後，詩作漸多，詩境也漸入悲涼，多是憂國憂民泣血嘔心之作。

他的父親是一位書法家，他幼受熏陶，十歲時，字就寫得相當好了。到了中年，即為世所推，稱為善書。他的書法風神飄洒，筆勢勁逸，在剛勁中有秀麗之姿，被識者評為「似唐人寫經」。特別是他的小行楷書被時人稱為「世冠」、「墨妙」。沈尹默說：「石屋作字，頗重意趣」、「恣情水墨，超逸繩檢，但求盡意，乃近世之王紹宗也。」王紹宗是唐代書法名家，以馬比王，可見評價之高。

馬氏生前，只要身體許可，天天臨書，從不間斷，勤奮自勵，至老不衰。他對於書法積有豐富的經驗，寫有「論書絕句」二十首。他使用文房四寶也極講究，硯必洗滌，墨必色存，筆必淨懸，池必清水。每晨親自整理，不假人手。其謂墨最適用者為清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以前所造所謂本煙者方可用，然仍須質細膠輕。

他的著作等身，但最重要者要推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証》。我國歷代學者對《說文》做過增訂、補錄、通釋、注解和疏証工作，并增加了及切注音。但馬敘倫認為，今本《說文》經歷代學者竄附，體例大亂，而傳寫註誤，更多失真。他還認為清代學者對於我

國文字組織的規則和條件未曾弄明白，「不能定六書之交界，闡六書之實質」，且多恪守《說文》原書為之注釋，對原書謬誤不敢觸動，所以用力雖多，仍不能大步前進。這就是他要對《說文》進行疏証的緣由。為了進行疏証，他搜集了清代研究《說文》學者的著作達百數十種之多，不僅薈集了各家學說，還旁及金石甲骨文字及古今實物銘詞，作為核証材料，然後依據六書規矩，將《說文》九千多字的字形、字義、字音作了詳盡的分析和闡釋。聯繫古音，明其音轉；辨析字義，明其假借。改正字義解釋之謬誤，指出部首分合的錯訛，其中包括《說文》原著根據小篆形體解釋形義之錯誤在內，「所發正者，巨細將近千事」。經過這樣的艱巨工作，才寫成了《疏証》這部巨著。

《疏証》撰寫工作始於一九一一年，完成於一九三九年，出版於一九五七年，他用了畢生的精力，在數十年中不斷增改，三易其稿。全書二百四十萬字，分三十卷，手寫稿本，照相影印，用力十分艱巨。他的成就獲得了各方之贊許，吳士鑒認為：「《疏証》博採衆說，釋精語詳，有清三百年來無此傑作。」

馬敘倫對於金石甲骨文字也有深入研究，著有《石鼓文疏記》、《讀金器刻詞》等專著。他引用《說文》以闡釋金石甲骨的銘詞，又引用金石甲骨銘詞以訂正《說文》的謬誤，兩者互相參證，才把《說文》裡九千

多字解釋得清清楚楚。他還寫了《讀書筆記》十五卷，在他生前已出版了七卷。一九五七年以後，馬敘倫長期臥床，因患腦軟化症，神經系統功能逐漸衰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到了後期，完全靠銅管從鼻腔中輸進流食。後終因并發肺炎，而於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與世長辭，終年八十六歲。

張恨水小說享盛名

民國通俗小說家中，最享盛名者就是張恨水，在抗日戰爭前後的二十多年間，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，即使不識字，沒讀過他的作品的人，也大家都知道有位張恨水，就像從來不看戲的人也知道有位梅蘭芳一樣。

張恨水，原名心遠，安徽潛山人，生於江西廣信他父親供職的任上。七歲入塾讀書，十一歲時隨父由南昌赴新城，在船上發現了一本《殘唐演義》，感到很有趣，由此開始讀小說，同時又對《千家詩》十分喜愛。宣統年間，他轉入學堂，接受新式教育，並從上海出版的報紙上獲得了一些新知識，開拓了眼界。隨後又轉入甲種農業學校，除了學習英文、數理化之外，他在假期又讀了許多林琴南譯的小說，懂得了不少描寫手法，特別是西方小說的那種心理描寫。

他之所以後來取名「恨水」，緣於讀南唐後主李煜（烏夜啼）：「林兒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胭脂淚，相

留醉，幾時重，自是人生恨水長東」。從中悟到了光陰之寶貴，于是就截取了「恨水」兩字。在長達六十年的創作生涯中，他寫了大量的小說、詩詞、散文、劇本等，僅中、長篇小說就有一百一十部以上，一生中總計發表了兩千多萬字，實在是「著作等身」的了。他的小說，內容涉及社會層面很廣，他本人的知識也廣泛，雖說是言情，其目的卻不在於言情，倒是苦口婆心的勸世、警世。

他的處女作，是一篇武俠小說，是他十七歲那年為弟弟妹妹講故事而寫的，他自己到後來也記不得全名了，只能隱約想起題目中有一個「俠」字。張恨水的成名之作是《春明外史》，而真正把張氏聲望推至高峰的是《啼笑因緣》。《啼笑因緣》除了國內、南洋各處私人盜印翻版的不算，估計該書前後已超過二十版。第一版是一萬部，第二版是一萬五千部，以後各版都是數千部。

張恨水不但精於史學、詩詞古文俱有湛深根底，而且為人端謹質樸，有一腔愛國熱血和自己的抱負，是位飽學君子。他在衣著、飲食上非常隨便，他不賭博，也不喝酒連啤酒也不喝，怕耽誤工作。他自稱有「三不能」和「三不精」。三不能即飲酒、博奕、猜謎。三不精為書法、英文、胡琴。實際上，他的圍棋下得很不錯，他藏有很多棋譜，寫作累了，往往一個人對著棋譜擺子。他的胡琴，是「無師自通」純粹是照著工尺譜自

己練會的，偶而興來，高歌一曲。他的月琴，則是名家劉天華教的。他喜歡喝茶，尤其是喜喝家鄉六安瓜片和杭州的龍井，這是他僅有的「浪費」。他也喜歡花，他最好的休息就是到小院子裡給花澆水、鬆土。晚年，張恨水發奮要讀完一套《四部備要》，這部書有二千五百多本，從第一本讀起，一直讀到他逝世前夕。他長逝時，放在他床邊的就是《四部備要》。

一九四九年初夏的一天，他正為幾個孩子補習英語，突然發音不清，站起來搖擺不已，當躺下時已人事不知了。此次發病為腦溢血，右半身不遂，由於及時治療，半年後，他又出外探友，記憶力也逐漸恢復。一九六七年正月初七日晨七時，家人為他穿鞋時，溘然長逝，享年七十三歲。

張伯駒擅劇曲書畫

二十年代，與段祺瑞之子段宏綱，張作霖之子張學良、盧永祥之子盧小嘉號稱「四大公子」的張伯駒，是位書畫曲藝詩詞俱佳的藝術家。其字叢碧，河南項城人，生於一八九八年。七歲入私塾，後來就讀於天津新學書院，十九歲入中央陸軍混合模範團騎科學習，畢業後曾任提調參議等職。後因不滿於軍閥混戰，遂棄職入金融界，任鹽業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稽核。

張伯駒天資聰睿，胸懷寬綽，處厄運困境，安之若素，待人寬厚，從不忌恨。自幼

喜愛戲曲，自三十一歲起從京劇名家余叔岩學京戲十餘年，與余友誼甚篤。余晚年病噪，不常演出，其家用浩繁，又要維持劇團班底配角生活，開支甚大，月達三千之譜，這些均由張氏供應。余之拿手戲大都傳授給張。一九三一年，張與梅蘭芳、余叔岩、齊如山、傅芸子共籌「北平國劇學會」，設立「國劇研究所」并編輯出版《國劇叢刊》、《國劇畫報》等雜誌刊物。

張氏能唱昆曲、《別母亂箭》為其傑作，曾演出多次。又能操古琴、古箏，曾與王君樞、管平湖等，於北京國子監創辦古樂傳習所。他堪稱多才多能，在棋道方面也稱聖手，生前終日圍棋不輟。袁世凱次子袁寒雲，名克文，與張伯駒為中表兄弟，二人感情友誼極深篤，又詩詞唱和，同台演戲。寒雲死後，所遺詞作《洄上集》，即張氏代為刊印。二人曾合作畫梅，其幅至今尚存。張有別號為凍雲樓主，因與寒雲為人并稱「中州二雲」。

張伯駒擅詩詞曲，以詞為最，他是李後主、晏幾道、納蘭容若一派相承的詞學家。詞集《叢碧詞》為其早期作品。在書畫方面，他又與張大千、劉海粟、溥心畬等是多年好友，生前時相過從，相互切磋琢磨。他家財萬貫，但并不像一般纨绔子弟，吃喝玩樂，揮霍金錢，而是廣收文物字畫，且不惜重金，目的是保存祖國文物，免得流出國外。中國現存最古的繪畫及法書、隋朝展子虔的

《遊春圖》晉代陸機的《平復帖》，以及李白的《上陽台帖》、杜牧的《贈張好好詩》、范仲淹的《道服》等手書珍品，都曾為其所藏。他又藏鄭板橋、沈石田、唐寅等人字畫甚多，由於朝夕摩挲，對諸家神韻，情接意會，是真是偽，一目了然。以故北京琉璃廠肆每得書畫，多請張一言而定鼎。

張一生名士風度，日常不修邊幅，其布鞋常是「前露姜芽，後露鵝蛋」，從不以敝履為嫌。七十年代末，他在臥室外間與友人對弈，內室中電視機被偷兒所竊，他卻專心致志下棋，毫無所覺。事後夫人潘素告知被盜事，他「笑了之。當年梅蘭芳贈張一雙白貓，數載之間，大小白貓繁殖為七隻之多。他每晚偕貓同眠，以貓暖腳，語人云：「嚴冬以貓暖足，較熱水袋勝強多矣！」其晚歲常以書法自娛，凡有求書者，無論新舊友朋，一律奉答，有求必應，絕不拒之門外，有名趙震者，曾為北京某鞋店經理，求其書法，他當即揮毫寫就一幅對聯云：「趙璧完歸和將相；震雷驚詫論英雄」。十年文革之後，他患內障目疾，絕少出門，閑坐無聊，乃回憶自七歲以來，所觀亂彈昆曲與其它地方戲及其本人所演之昆亂戲，並戲曲之佚聞故事，寫成七絕一百七十七首，更補注，其後更作補遺二十二首，名《紅氍紀夢詩注》其一生中著作頗豐，較著者還有《續洪憲紀事詩補注》。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張伯駒以肺炎逝于北京醫院，壽八十有五。

(二) 錄聞軼事學人名

戲言戲

李能宏著

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，您不能不知道喔！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顏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，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讓您瞭若指掌。